

# 此心安处即是年

□王国梁

对很多人来说,过年意味着回家。回到家乡,跟亲人团聚,享受幸福时刻,过年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过年。不过,因为当前疫情影响,人们从大局考虑,改变了传统的过年方式,大家都在计划过年不回家乡了。

亲戚家的孩子小胡在外地上大学,今年已经大四了。那天我看他在朋友圈发了一句话:“今年过年不回家,此心安处即是年。”说的真好,其实在哪里过年不重要,以什么方式过年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把过年的日子安排得妥妥当当,同时照顾好自己,心,不慌张,不虚度,过年就是有意义。小胡说,如今通讯如此发达,过年时可以不回家,手机视频,也可以跟亲朋好友“云聚会”,感觉大家就在身边一样,没有必要非得回家。过年不回家,不用跟着父母去七大姑、八大

姑家走亲戚,对小胡来说也减少了负担。小胡在外地过年,享受一个人的闲暇时光,同时还可以为考研做准备。他说,相信这个年一定能过得有意义。

朋友的女儿丽丽在北京工作,过年也不准备回家了。平时工作太忙,她计划利用这个假期好好调整一下。另外,如果有防疫需要,她会去当志愿者,体验一下不一样的生活。说起过年不回家,小姑娘蛮兴奋的。往年过年回家,亲戚们会轮番轰炸,询问她有没有男朋友,啥时候结婚。还有,陪在老爸老妈身边当然幸福,但老妈太能唠叨,有时候她都有些烦。过年不回家,省去了这些烦恼,觉得特别轻松。而且,不回家一点不妨碍她跟家人沟通,并且与家人见面少,彼此之间格外亲。丽丽已经把假

期计划拟定出来了,她要把生活安排得丰富而有意义。

我的表弟一家三口在南方生活,以前每年过年都要回乡下。小两口总为过年去谁家争执,有时候还吵起来。今年他们想好了,过年哪儿也不去了,一家三口安心心在家过年。表弟说,平日他忙工作、忙应酬,都没怎么好好陪过老婆孩子。如今有了时间,一定要把亏欠家人的好好弥补一下。尤其是他的女儿,在女儿的成长过程中,父爱近乎缺席。他要陪女儿好好玩几天,让孩子享受到久违的父爱。表弟说,以前一家三口回乡下过年,几天的时间都在奔波中。路上花费时间不说,到了家还要走马灯一样串亲戚,还有各种聚会,特别累。今年不回老家,要过个温馨轻松的年。

我的文友小刘也要留在居住地过

年,说起这事,他也有点小兴奋。不回老家过年固然有点小遗憾,但有一段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对他来说也是快乐的。小刘已经列出了假期书单,以及一部小说的大致思路。小刘早就想找一段时间,开始他酝酿已久的作品。他说,人生在世,只要有书可读,有字可写,就是最幸福的事,也能够让人安心下来。他计划过年这段时间写出最满意的作品。不回老家过年,但他每天都会与父母视频。即使远隔天涯,亲人之间只要能听到彼此的声音,看到彼此的笑容,就足够了。

此心安处即是年!其实,年无非就是一种情结,是一年一度的美好之约,表达着人们的美好愿望和期许。无论在哪里过年,只要我们心中有爱,心中有暖,都会把年过得有滋有味、活色生香。

## 春节

□伍琼

时光马车跑进了年  
春风扑面  
冰冷的阳光有了暖意  
连母亲微笑  
也有了桃花的味道

故国的梅  
是故乡最后一场雪  
清远笛声  
从马蹄声中渐行渐近  
乡愁浓浓的春节

在异乡街头  
沉重了谁的脚步

升起烟火的村庄  
对一片过路云  
毫无兴致  
缥缈缥缈的它  
窥见背转身抹泪的母亲  
愣一下  
又愣了一下

年关已至。当所有的憧憬只是为了口腹之欲的一餐年夜饭和眼耳消受的一场春晚的时候,我们才觉得年味真的淡了。于这几成格式化的年节氛围里,我不禁想到古之人的除夕又是如何度过的呢?或异二者之为吧。

先说唐代诗人贾岛,有人说他是恭敬虔诚的“诗仆”,也有人说他是神魂颠倒的“诗魔”,还有人称之为不能自拔的“诗囚”、“诗奴”。他的彻夜“推敲”苦吟,“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至今为人们津津乐道。贾岛一生“况味萧条,生计岢岨”。与之相伴的只有一头瘦驴。每到除夕这一天,他把自己在驴背上一年所得的诗作全部放在案几上,恭恭敬敬焚香而拜,酌酒而祝曰:“此吾终年苦心也。”一边痛饮,一边吟诵。用这种独特的“祭诗”方式过除夕,不能不说是一个创举。

再说明末清初的文学家、篆刻家、收藏家周亮工,其诗文篆刻无所不精,尤其是他的《读画录》以诗论画论人独步一时。在众多的收藏品中,他对古今之墨情有独钟。他创制的“赖古堂写经”墨,当时就出类拔萃。周亮工在除夕之际,遍邀同道好友人,举办“祭墨之会”,品酒赋诗祭墨。吴伟业《梅村诗集》中记载:周亮工“尝蓄墨万种,岁除以酒浇之,作祭墨诗。”说的就是这件事。除夕“祭墨”亦是一奇。

还有清代藏书家黄丕烈,黄金散尽为收书。他仅宋版书的收藏就上百本,自铭书斋“百宋一廬。”每得到一本旧书,黄丕烈立即阅读并撰写题跋,隔了数日,再看再写,有的书籍题诗达四五首之多。黄丕烈爱书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人说他“翁不死时书不死,似魔似

佞又如痴。”每到年末,黄丕烈就把自己心爱的书陈列在案头,用鲜花作供,焚香参拜。同时他还邀请学界名流诸如陈鼐、顾千里、吴翌凤、石璠玉、瞿中溶等朋友,拿着各自书楼里的锁楼之宝,相互品评玩味,饮酒诗赋,同人唱和,宾主尽欢。人们称黛玉葬花,丕烈祭书,同为千古风流事。

除夕夜祭诗墨祭书,虽不成风气,但乐于此道者,也还是大有人在的。像文徵明、龚自珍等文学大家也是是举。年祭,可以说是文人的癖好、雅兴,却也反映出一种过年的高度态度!正如文徵明在其《除夕》诗中所云:“人家除夕正忙时,我自挑灯拣旧诗。莫笑书生太迂腐,一年功事是文词。”他们拜祭的是自己的“一年功事”,甚至是一生的功事!他们把视作性命的东西拿来祭拜,在除夕这个特殊的时间点上,凸显的是对生命的高度敬畏,也是自我追求的极度升华!

回到年味这个话题。我们似乎以年节气氛的热闹与萧条来衡量年味的浓淡,往往忽略了自己内心对年节的感知。如果自己的内心空虚寂寞,即使周围再怎么热闹,你也只是在那灯火阑珊处;如果你的内心丰满强大,虽独处幽室,你也如坐拥天下。穷困潦倒的贾岛,能与自己的最爱一同享用只有在除夕才能置办得起酒菜,对他而言,年之百味,甘苦自知;而衣食无忧如周亮工黄丕烈者流,除夕时尚能这样臣服于自己的痴迷,他们的年味浓淡与外在的环境又有多大关系呢?年味的浓淡不是别人为我们营造的,真正的年味是发自我们内心的!

年年除夕。今年,我也要邯郸学步,品祭一番年的滋味……

## 年年除夕

□沈成武

## 腊味与乡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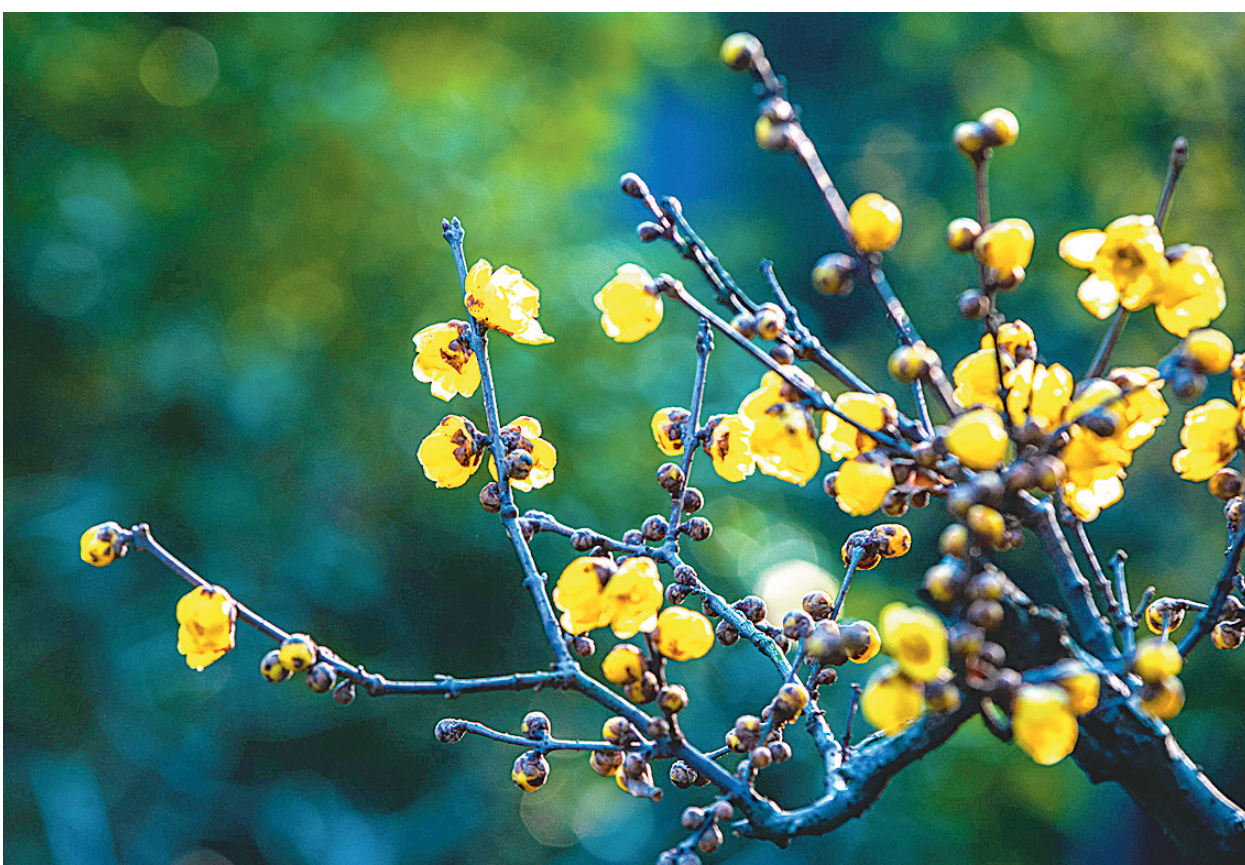
□鲍安顺

落叶般将盘中的腊味消灭干净。

那腊猪肉太鲜美了,有记忆里母亲腌制的味道,流淌在味蕾上的幸福感觉,立刻让我愁肠百结,吃在嘴里的喜悦之情,几乎让我泪花飞溅。那天我想,那腊猪肉,像味蕾上的乡愁,绽放五花肉腌制后的味觉惊喜,让千家万户,在独特的味道里,享受着生活的倍加滋润,感觉到时光美好的似水流年。我记得,我母亲在除夕夜,还要精心制作出腊味和蒸、清蒸腊羊肉、鲜美腊菜……所有的腊味,弥漫着喜庆过年的生活滋味。吃着母亲的腊味,我感觉目光在流动,岁月在生长,那味蕾里的乡愁腊味,在涨潮潮落,在隐约的记忆里闪烁着光辉。我爱母亲腌制的腊味,那是流淌在我血液里的生命情结。我想,以前吃着母亲的腊味,感觉是美滋滋的。现在吃不到了,那种回味,更加缭绕心扉,仿佛有千万条毛毛虫爬满心尖。我在内心说,母爱亲情,燃烧腊味乡情的执迷火焰,如乡愁腊味的记忆,让人魂牵梦绕。

我父亲有位远房堂妹,每年腊月都要给父亲送一份腊月的礼物,不是竹篮里装着的山货,就是腊月腌制的腊鸡腊鸭腊鱼腊肉。父亲告诉我,堂妹早年恋上了父亲,可是最终他们却没有走到一起。那年月,两人虽然已各自成家立业,可是她对父亲总是恋恋不忘,尽管一年到头也不来往,每到腊月,她都表达一下小小的心意。在我记忆里,父亲为此总觉得过意不去,常常在堂妹来的时候,悄悄地躲了出去。然而,当母亲把竹篮里的腊味蒸制出来端上桌子后,孩子们嘴间抢食一空,而父亲没吃一块,脸上笼罩的愁绪,五味杂陈,弥漫着莫名的惆怅。

多少年已经过去,父亲、母亲,还有那位远房的堂姑早已驾鹤西去。可是,那些腊月里的往事,成了我味蕾上的腊味记忆,深藏在我的灵魂深处,在我眉头像涨涨潮落的愁云,那是乡愁一样飘过的日月星光,大河梦乡,长空气象。



腊梅迎春

汤青摄

## 鱼灯延腊火,灯暖除夕夜

□王霞

“九冬三十夜,寒与暖分开。坐到四更后,身添一岁来。鱼灯延腊火,兽炭化春灰。青帝今应老,迎新见几回。”千年之前那位尚颜的一首五律,用40个字就写出了新旧交替、寒暖相衔的新年景象。特别是那一句“鱼灯延腊火”,更是写出了除夕之夜,人们围炉守岁,花灯明亮的欢快。

节日悬灯结彩、观赏庆祝,是我国各地普遍的民俗。在我的记忆中,儿时的北国家园,每一个除夕夜都有刺骨的风,却有大朵大朵的雪花,静静地飘落,衬着家家户户门檐下各式各样红红的灯笼,感觉格外温馨……

说到灯,就要提到父亲。父亲是八级精细木匠。过年时,他的好手艺可以发挥到极致:做灯笼。左邻右舍中,我家的宫灯是最漂亮的。父亲先把精选的木料锯、刨成细巧而坚固的木条,精巧的卯卯结合,做出六角宫灯的骨架。然后巧手的母亲用父亲化好的明胶把裁好的绢纱糊在上面。这需要细心而有经验,薄薄的绢纱要紧绷还不能过

度。不紧就形不成漂亮精致的灯体;过紧则会扭曲,而且容易损坏。糊好后,妈妈又带着我们,用彩纸、皱纹纸做成各种花卉粘在六角檐头上。灯笼面上还要贴上吉祥的纹样,最后还要挂上金灿灿的穗子。

灯的种类有很多,什么一团和气灯、四季平安灯、五子夺魁灯。最神奇的是父亲还会做走马灯,这时候我们就插不上手了,只有看的份。父亲把灯挂在大门上,很多小伙伴都凑过来看,那时的我格外骄傲。

让我得意的还有父亲给我做的小风灯。那灯大半尺高,三寸左右见方。略粗些的硬木框都嵌好槽,四面都镶上了玻璃。其中一面玻璃是可以向上抽起,方便换蜡烛。木底座上有一根尖冲上的钉子,蜡烛可以稳稳地插在上面。顶上盖板外方内圆,保证蜡烛燃烧需要的空气。灯笼上有硬铁丝做成的系,连着一根一尺多长的圆木棍,我可以手提着。

北方的除夕夜雪花漫漫。孩子们心慌得根本坐不下来吃饭,反正家里有的

的好吃的,在爸妈的笑骂中随便抓来吃是格外的香甜。女孩子都穿上了簇新的罩衣、大衣,扎上各种漂亮的发带,提着小灯笼凑在一起,比着谁的灯笼好看,谁的发带漂亮。这时的我则成了小伙伴艳羡的对象。我的灯最精致、最明亮、最结实。

母亲也会做灯。那时物质贫乏,偶尔有罐头吃,母亲总是把瓶子宝贝似地收起来。这时她会找出几个,擦洗干净,在靠近瓶底处用铅丝绕一圈扭紧,然后用火燎那铁丝,要小心,待铁丝烧热,就把瓶子底部浸到冷水中,瓶子就从那道铅丝哪儿裂开。然后用原木板做底,两根细些的铅丝穿瓶而过,可挂可提。底板上同样有铁丁固定蜡烛。有客晚归,母亲就送上一盏。这样的灯笼毫无遮挡,最是明亮,给夜行的人们带来心安。

过年的灯从腊月二十八亮起,一直亮到正月十八落灯。温暖的灯火照亮了那一个寒夜,给人们带来新年的快乐和春天的美好。

## 年的声音

□阮胜明

除夕夜,我都是在战战兢兢中睡去,又被噼里啪啦的声音炸醒,从未睡过一个安稳觉……

有人说过年放爆竹是为了图个喜庆,不放就不热闹。其实这种意识是不对的。我们过年的意义、过年的方式,或者干脆说过年的声音远非燃放烟花爆竹,就像我前面提到的“捣衣声”、“杀猪声”等等,应该也是年本该有的声响。我们还有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看春晚时的欢声笑语连绵不断,还有大年初一出门拜年“新年大吉”“恭喜发财”的话声不绝于耳……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年的声音。

年是有声音的。年声,应该是欢乐吉祥的,更是喜庆平安的。比如,母亲的捣衣声;比如歇斯底里的杀猪声……而令人惊悚的爆竹声,应该早就从我们的年声里彻底消失,以我们还一个清明朗宁静平安的大年。